



中華民主之父

孫中山

曾祥進 著

中 华 民 主 之 父
孙 中 山 战 斗 集

(中)

曾祥进 著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

目 录

本集序言	(1)
一、迎接新世纪，面向留学生	(3)
(一) 改弦更张，中山接近留学生	(3)
(二) 积极支持留日学生出版报刊，宣传爱国革命	(16)
(三) 热心赞助留日学生组织爱国革命团体	(21)
(四) 指导并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反清活动	(25)
二、准备有事云桂，中山初访河内	(43)
(一) 支持谢日昌、洪全福等领导的武装起义	(44)
(二) 韬美西归，先生从波督处取得的许诺	(50)
(三) 在河内侨胞中发展同志，组织兴中会	(53)
(四) 作西贡曼谷行，组建两地兴中会	(70)
(五) 印支归来，夜听山僧话《苏报》，深念狱中志士	(78)
(六) 撰保全分割合论，抨击日美野心	(87)
(七) 首创军事学校，培养军事干部	(94)
(八) 初次晋见先生，仲恺、香凝决志终生追随先生革命	(101)
(九) 中山先生会见封建桎梏下的巾帼英雄	(114)
三、为顺利进行革命排满，必须先彻底批判，狠狠打击保皇派	(123)
(一) 再往夏威夷，痛击保皇派	(123)
(二) 金山反击保皇派	(160)
(三) 青年归心应邀游欧陆，比、德、法三京创建革命团体	(214)

(四) 欢迎革命领袖东归, 中国同盟会成立	(255)
(五) 男女平等, 争取妇女参加同盟会	(300)
(六) 假追悼戊戌、庚子死难诸君子宣扬立宪谬论, 梁 启超遭党人痛击	(307)
(七) 会见越南志士, 共谋两国革命	(309)
(八) 国内各地同盟分会成立, 蔚成革命高潮	(315)
(九) 先生第二次, 也是最后一次会见女侠秋瑾	(325)
(十) 河内来鸿, 先生西游筹措革命经费	(330)
(十一) 创立《民报》, 开展与保皇派的论战	(390)
(十二) 派仇武匡等赴沪迎接太炎赴日	(406)
(十三) 中山三至南洋, 英荷两属普建同盟会	(413)
(十四) 太炎痛陈蔚丹之死, 中山甚赞大将军	(434)
(十五) 未雨绸缪, 拟定革命方略; 争旗式, 孙兴异趣	(442)
(十六) 广大青年加盟, 东京万人共庆《民报》周年 ..	(448)
(十七) 归国同志自觉起义, 华醴浏之役清廷丧胆	(464)
(十八) 清日勾结, 中山被逐; 不满馈仪分配, 太炎闹 分裂	(477)
(十九) 河内建立战斗指挥总部, 为西南三省举义作准 备	(485)
(二〇) 西南三省六次起义, 革命一心, 百折不挠	(500)
(二一) 东京掀起倒孙逆流, 共进会另立旗帜	(552)
(二二) 陶成章要求不遂, 掀起二次反孙逆流	(569)
(二三) 建立美国同盟会, 求助他人尽成空	(599)
(二四) 中国革命只有依靠自己, 孙黄等东京会议, 决 定广州再举	(609)
(二五) 广州再次起义, 八十六烈士血洒五羊城	(646)

(二六) 武昌城头一声枪响，清廷亡、帝制灭，民主共和庆成立	(670)
(二七) 清廷垂死挣扎，狗将军夏口、汉阳疯狂烧杀 ...	(725)
(二八) 南京光复，革命大局已定，中山东归，举国欢迎	(738)
(二九) 中山东归，东方第一民主共和国成立	(745)
后 记	(772)

本集序言

二十世纪一开始，中国就进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满清王朝在列强帝国主义的枪炮压迫下，完全堕落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列强掠夺、压榨、奴役、残杀中国人民、蚕食中国土地的驯服工具。广大中国人民在清廷和列强帝国主义的重重压迫下，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仇恨满腔，怒火万丈，这是义和团之所以勃兴，由山东而河南、而华北、而东北，由反对洋人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发展到“扶清灭洋”，辛丑和约以后，更发展到“扫清灭洋”。仇恨的火焰，蔓延到整个中华大地，北方义和团虽被列国强盗所镇压，但是大江南北、珠江流域由中国革命党人所领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共和政府”的反清民主革命，却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团结了广大觉醒了的爱国知识分子，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形成燎原之势，腐朽无能的封建清廷将被这燎原的烈火所吞没。

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炎黄杰出子孙、中华民主革命之父孙中山，他首先看到了这新世纪的曙光，并且毫不犹豫地迎着曙光前进。

在新世纪初露的曙光中，他便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惠州起义，从六百人发展到二万余人，纵横潮惠十数州县，将数万清军打得落花流水，所向披靡，清廷大为震恐，革命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受到乡民热烈欢迎，自动投军村民，日以千计，从此转变了世人对革命的观念，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觉悟：要救亡图存，只有学习西方，进行反清革命。他们逐渐认识、理解了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共和政府”的民主革命，并把他作为他们进行救国的旗帜。

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国人心目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沉睡的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开始大觉醒，

这给予中山以光明启示，胜利的兆征。他知道，有了人民的觉醒，革命就有了希望，有了力量，事情就好办了。尤其使他高兴的，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中国留日、留欧美求学的青年大增，他们从闭塞、落后的中国，来到自由、民主的东西方国家，眼盖大开，耳闻目睹了许多新事物，学到许多新知识，吸收了欧美许多自由、民主、博爱的新思想，认识了祖国统治者的腐朽无能，看出了祖国的极端贫穷落后，广大人民处在痛无告的深渊之中。这些铁的事实，使这些富有良知的爱国青年，深深地感觉到中国非革命不可。否则，绝不足以救亡图存。他们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学习，他们契而不舍地寻求真理，共同探讨救亡图存的道路，有的更不断前往横滨筑地 121 番地，向中国民主革命的开拓者，中华民主革命之父孙中山，请求教益，许多留学欧洲的中国留学生，更远道给中山汇款，请他前往德、比、法等国，为他们讲述革命救国之道，要求他领导他们进行中国的反清民主革命。这就给予中山先生以无限的力量与希望。从此，他决心依靠全国广大觉醒了的爱国青年，不论省别，不分原属组织，只要是行他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便与他们结成革命大同盟，以进行这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

本集将尽量讲述中山先生在同盟会时期所发生的革命斗争故事：让大家知道中山先生在这新世纪之初是如何为中华的民主革命进行艰苦的战斗，十数年如一日地，终于推翻了满清，消灭了数千的封建独裁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

一、迎接新世纪，面向留学生

（一）改弦更张，中山接近留学生：

中山二次被香港政府驱逐，孤身一人回日途中，甚感兴中会势单力薄，难以担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共和政府”重任，今日之所以至此境地，全在于伦敦东归，虽居日四五年，由于自持“慎接华人”，革命队伍不仅未能壮大，反日见削弱，有江河日下之势，归途自思，决心改弦更张，今居扶桑，华侨固为数不少，但其中能起而担当革命重任，与满虏直接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者，实在难得。欲求有识之士，能起而进行反满斗争，牺牲一己的身家性命，贡献其全部精力的，只有在留学生中求之。留学生多为各省精英，他们在国内已知清廷腐败无能，国家有被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危险，留学东瀛以后，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政治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便能迅速看清清廷的腐朽无能，深刻地感到中华民族的岌岌可危，救亡图存的思想便油然而生，从而极易接受反清革命思想，纷纷走向革命大道，积极投身反清革命斗争。故中山由香港返回横滨，便不再坚守他的“慎接华人”的错误政策，逐渐走近留学生，向他们宣传自己的革命理想与主义，鼓励青年留学生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参加各种反清革命活动，积极欢迎留学生们到横滨筑地 121 番来看他，121 番地逐渐成为中国留日学生常来常往的集聚地了，下面让我来讲述中山先生与留日学生往来的各种故事：

中山接触的第一个留日学生

冯懋龙，后改名冯自由，是中山先生接触的第一个留日学生，他是横滨华侨冯镜如之子，横滨兴中会成立时，年方十三、四岁的懋龙即要求先生让他加入兴中会，经他再三恳求，先生才允许他，

成为兴中会最小的党员。但他坚信先生的主义，始终追随先生革命，不象其父镜如后追随康梁成为保皇党徒。懋龙虽为保皇党所窃据的大同学校学生，但他始终反对保皇党，中山先生一直对他十分信任，凡是他所引见的青年留学生，中山先生无不热情接待，倾心交谈。后广东留日学生苏曼殊、郑贯一、冯斯乐、李自重、萧友梅等东来，他们经懋龙介绍后，中山都殷诚接待。王宠惠于1901年来东京，他为中山老友王煜初之子，又是中山中央书院先后同学，故与中山往来更密，并与“广东独立协会”同学一道，常来121番与中山共商协会工作，故他深受中山影响，后他赴美习法，还多次协助中山工作，中山在美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即多得王氏之助。

在19世纪末，中山先生在日本所结识的中国留日学生，除上述广东籍同学外，当首推湖北云梦吴禄贞，他1880年生，幼年甚爱好诗词，常朗读武穆《满江红》诗，甚慕他“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壮志。他16岁中举，但忧祖国山河破碎，列强欺凌日甚，毅然投笔从戎，投入武备学堂。为两湖总督张之洞所赏识，1898年被选赴日，入陆军士官学校，与钮永建、傅慈祥等友善。

这时中山正定居东京对鹤馆，日夕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犬养毅游。一日，宫崎在上野轩小酌，见一中国青年军人，身体魁梧，气宇不凡，颇有爱慕之意。便自告奋勇，前与交谈。宫崎察知禄贞并非一般唯诺之徒，更非只知忠君禄蠹之辈，而是一位真正爱国的有志之士。于是便问：“吴君可知贵国有一位名叫孙文、孙逸仙的人？”

吴忽然听到宫崎问及孙文，颇觉惊喜，高兴地说：“听说过，无缘一见此公。宫崎先生认识他吗？”

宫崎：“不但认识，而且是我至交，吴君有意一见孙君吗？”

吴：“数年前即听说孙先生的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并于乙未秋谋举义于广州，不幸失败，远游欧美，又不幸有伦敦清使馆之厄，幸有康德黎博士的艰苦营救，先生得脱危难。自此以后，禄极想一睹先生尊颜，至今数年，仍不得其道。

宫崎君与先生至交，愿能满足仆多年的渴望”。

宫崎见吴态度诚恳，便欣然说，“我看吴君确实不是清室奴才，而是一中华男儿，宫崎愿为先生效劳，引君前去一见逸仙先生。”

他们小饮完后，宫崎即乘兴引领禄贞去东京对鹤馆中山寓所晋见中山。宫崎知道：中山平日总是在家闭门读书，或撰写文章，除非有人前来邀约，否则，不会出门游荡，故宫崎引吴前来，并不耽心中山外出。果然他们一敲门，中山即来开门了。

中山见宫崎引一十八、九岁青年前来，心中不无诧异。宫崎即为他介绍说：“这位青年朋友是湖北云梦吴禄贞君，字绶卿，长于诗词，忠勇爱国，忧心故国山河破碎，有心效法武穆，从头收拾旧山河，故蔽屣举子，投笔从戎，为张香涛所赏识，今学军士官，甚慕先生革命救国高义，特引他来见先生。”

禄贞听了宫崎言简意赅的介绍，知宫崎不仅长于中国文史，且甚为关心中国事，对孙先生也甚尊敬。私心窃以得遇此君为有幸。于是，他恭敬地向中山行礼，然后从容说：“后辈吴禄贞久仰孙先生于举国昏沉的时候，独立救国之党于檀香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共和为宗旨，志趣卓绝，超越争王图霸的凡俗。禄贞不才，私心赞许。继闻先生举义羊城，事虽不成，甚慕先生身体力行，革命救国的诚心，自此有心追随先生，愿为恢复中华，建立共和，以供驱使。无奈重九败后，先生足迹无定，追随无由。遂决弃文就武，以供异日驱使。今日有幸，得遇宫崎先生，为我前导，拜见先生，愿先生有以教我，使于革命救国之知道所遵循”。

中山得知吴禄贞肄业日本士官学校，且有心革命救国，内心甚喜。因为兴中会成立以来，除程氏弟兄外，实无一人真能领导、指挥战阵，而乙未以后，奎光被害于狱中，璧光远在英国，与党隔绝，如得禄贞入党，再由他介绍一些士官同学，岂非极大好事，想到这里，心中真喜不自胜。于是他高兴地说：“绶卿君，我真高兴能会见一位像你这样年轻有为，而且具有高尚革命思想的朋友，现在我们中华民族就是缺乏象你这样的青年人。在国内，有教育、有知识的青年固多，成千上万，可是大多数因为长期接受忠于君主的

教育，只知有君主，有皇帝，不知有国家，更不知有人民。要这些人起来救亡图存，要他们革腐朽无能的清廷的命，那真是难于上青天。今绶卿君衷心赞成革命，与文等共同携手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共和而共同奋斗，实在难能可贵。以后请常来此间，好共同切磋革命救国的道理。”

禄贞见中山如此热情，便说：“承孙先生不以禄贞孤陋少文，以后当常来请益。禄贞还有好友钮永建、傅慈祥，均慕先生首举革命大旗，有光复华夏之志，均愿追随先生，听聆教益，如蒙不弃，日后当率二君前来拜见。二君士官学生，有志军事救国。”

中山高兴地说：“好，好，好，我们就是缺乏军事长才同志，如得你们共襄义举，我很欢迎他们，绶卿君。”

吴禄贞见中山先生如此高兴，便又小心地说：“孙先生，你不会嫌我冒昧吧？自从我得知有革命兴中会，有广州起义的壮举，我便朝思暮想能成为这一组织的一员，好参加反清革命斗争的壮烈活动，以挽救我岌岌可危的祖国。先生，你会怪我冒昧吗？”

中山摇摇头说：“不，不，这一点也不冒昧，这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的英勇决择，我同意你的要求，下次你再来时，我就让你举行宣誓仪式。”

吴禄贞再三道谢孙先生如此痛快地接受他的入会申请。这天时间已晚，他便告辞孙先生和宫崎回校去了。

下一个星期天，吴禄贞很早就来到对鹤馆“中山樵”寓所，中山先生也作好了准备，请来了张能之、温炳臣、廖翼朋及冯自由等老兴中会员，以便给吴禄贞举行入会宣誓。

预定参加仪式人士到齐后，中山便宣布宣誓仪式开始，他首先介绍吴禄贞与老同志见面，并简单介绍吴禄贞的为人志趣及他个人要求入会的心情，以便大家了解他。接着中山先生着重说明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希望每个同志必须紧紧牢记，终身为之奋斗。然后高举右手，领导大家宣读誓词。读完誓词，先生又亲授禄贞有关兴中会内各种秘密联系方式与口诀。仪式完后，举行餐会，以示欢迎新同志之意。

此后，吴禄贞又常与傅慈祥、钮永建、沈翔云、戢翼翬（元丞）等往访中山，倾听中山讲述革命理论、斗争方略。他们都对先生倾倒备至，后都成为兴中会忠实同志。他们是早期留日学生中最早投身革命的。后来傅慈祥、戢翼翬、吴禄贞及毕永年等于1899年奉中山先生命归国，并以戢翼翬为先生代表，协助唐才常在沪召开国会，商讨救国事宜，又在汉口建立“自立军”，共同反对清廷。同时命郑士良在广东准备大举，以与自立军收犄角之效。庚子夏自立军成立，傅慈祥、林圭统领中军，吴禄贞与秦力山统前军，共分七军，唐才常为诸军督办，原定8月9日举事。但由于康、梁拥资自肥，不给自立军汇款，到期无法举事，只有大通军未得展期消息，仍于8月9日举事，以孤立无援败灭，力山走港澳，欲说南海再举，后得知康不汇款给唐，实为自立军败灭主要原因，乃与保皇派决绝而至日本，有心追随中山革命。吴禄贞在大通起事时发现自立军的目的是兴师“勤王”，而非反清，乃返回东京继续复学，跟随中山革命之志愈坚。8月21日，张之洞高举屠刀，捕杀唐才常、傅慈祥、林圭等自立军首领二十余人。戢翼翬以公出得免于难，毕永年以反对“勤王”宗旨及擅改湘鄂各哥老山堂宗旨，先期与唐才常决别，息隐普陀佛顶山，从此与世隔绝。于是，革命党人与保皇派成为冰炭不能容的两派势力。

吴禄贞返回东京后，继续在士官努力学习，各科成绩优异。假日常往访中山，共同讨论革命救国问题。士官毕业后，他本想追随先生专事革命，暂不回国。经先生再三劝导，晓以利用敌人，坐大自己的道理，禄贞才同意返回武昌，往见鄂督张之洞。张以大通事，将禄禁闭将弁学堂。不久，张不忍人才弃置，又亲自召见禄贞，严责他参予大通事。禄贞据理抗辩，慷慨陈词。声言当今国弱民贫，列强虎视鹰瞵，豆剖瓜分，危在旦夕，中华热血青年，应以救国革新为第一义。只要有利于国家民族虽肝脑涂地，当在所不惜。说得有理、有力，张暗自信服。他深爱禄贞才智，认为他为当今难得的军事长才，遂派他为将弁学堂教席。不久又升任他为湖北全军总教席。从此禄贞便在湖北军界宣扬中山革命思想，多方接纳

有志知识青年参加新军。为辛亥革命培养了大批后备力量，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能一举成功，吴将军是大有力焉，惜他英年为袁贼所害，未能展其英才，实堪悲痛！

继吴禄贞之后，前往横滨晋见中山先生的有安徽程家桢（前面已经谈及）及广西桂林马和。马和字君武，初醉心改良，1900年曾远赴新加坡，向康有为执弟子礼，欲尾随之，未能如愿，便回上海，入震旦学院，曾手译《法兰西革命史》，心爱西方平等、自由、博爱之义，乃有心革命。1901年东渡日本，结识梁启超，超爱其诗文，请代主《新民丛报》笔政。不久结识宫崎寅藏。宫崎在马前甚赞孙先生，认为当今之世，中山为中华唯一伟人，真正谋国之士。至于康、梁之徒，不过追求一己名利罢了，无半点真心谋国之意。君武遂求宫崎为他引见，宫崎高兴之至，遂引他至横滨筑地121番，为他介绍中山先生。

中山见君武精明干练，语无浮夸，诚挚可信，认为他是留学青年中不可多得的人才，甚器重之。便沉痛地与他谈及中国腐朽衰败的现状，强敌环视，瓜分在即的危机。继又以无限热情，谈及四万万炎黄子孙，本人类龙种，具有悠久的历史，光辉灿烂的文化，岂能任人宰割，甘心牛马？因此，他自甲午败后，即毅然创建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共和为己任。虽举义一再失败，但此志不渝，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愿我中华有志之士，均能以救亡图存为己任，敢信中华必能光复，祖国终有强胜之日，人民终有当家作主、幸福生活之时。

稍停，中山又着重地说：“但是，国人要谋救亡图存，必须讲求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西方之所以强胜，就在于他们进行了消灭西罗马帝国，各民族建立了独立的王国，民族得到了解放；后来各国君主专制，暴虐不堪，人民难胜其苦，又相继起而进行宪政运动，争取民权，限制君权，或起而推翻君主，建立共和政体及议会制度，于是各国民权大张，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不再是帝王的奴隶。现在各国既无民族压迫，人民又有权利保障，政府遵照宪法办事，是以政治修明，经济蓬勃发展。如此，国家怎么会不强胜？

不富足？因此，我考察欧美以后，极力主张我中华志士要谈救亡图存，必须进行民族革命，推翻压在我汉族同胞头上的满族统治者，争取我中华各民族一律平等；要进行民权革命，消灭数千年的封建独裁帝制，建立民主共和政府。只有这样，我国才能政治昌明，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才可望改善。”

接着他又说：“但是，这还不够，我们不能鼠目寸光，要看得远些。你看，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国、法国，以及新兴的美国，它们虽然没有民族压迫，人民也有民权保障，国家都富强了，可是新的问题又发生了，少数资本家富了，但是国家财富，都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工人、农民受着残酷的剥削，日趋贫困。因此社会日加动荡不安，贫苦无告的工人们不断举行示威游行，行业罢工，乃至同盟总罢工，以争取增加工资，改良劳动条件，改善生活。凡此种斗争，在欧美各国，此起彼伏，不断发生，有的地方流血斗争，殆有一触即发之势。此即所谓社会革命，我名之为民生革命，即广大劳动人民争取改善生活的革命。欧美各国在民族、民权问题之后，未即立刻解决民生问题，以此有今日的社会革命，流血斗争看来势所难免。这实在是人类的悲剧。我不忍我国人民再三遭此流血惨痛，故主张在推翻满清，建立民主政权之后，进行民族，民权革命的同时，更要平均地权，实行民生主义，以杜绝发生贫富不均的现象。如此，则可使流血的社会革命消灭于无形，而将民生革命与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接着他又详细讲述了如何用平均地权的方法，以防止社会贫富不均现象的发生。

马君武听了中山先生这番教导，深感先生目光的远大，实在前无古人，真是一位未来人物，他将是中国人民永远尊敬、爱戴、学习的伟人。至于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过去了的人物。时代已经前进到了人民的世纪，他们却始终沉睡在帝王的脚下，作着为载湉殉葬的美梦。马和决心与康有为等保皇派决绝，他从此一心革命。他辞别中山先生返回东京后，遇人便赞扬中山，甚赞先生革命的气派、目光、胸怀与学识，尤其是他伟大的革命主张。

新世纪到后，各省留日学生日增，接触中山先生的也更多了。

但联系最多、影响最大的则为长沙秦力山。力山原名鼎彝，别号遁公，又号巩黄。187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897年就读于长沙时务学堂，为梁启超弟子，倾慕维新。戊戌政变后，自费东渡，1899年入康、梁所办高等大同学校，后随唐才常归国，参加“自立军”，与吴禄贞共领大通前军，于8月9日起事，以孤立无援溃败，走南洋，欲说康氏再举，后查知康氏拥资自肥，不汇款唐才常，实自立军败灭的根本原因，乃愤而与之绝交。1901年又东渡日本，与沈翔云、戢翼翬清算梁启超帐目，知其亦拥有大量捐款以自肥，将康、梁丑行公之于众，从此力山深恶康、梁之徒，且醒悟“保皇勤王”均属错误，认识只有反清革命，才是救国之道。当时中山革命已享誉中外，力山早已闻之，有心往访，但当时一般留学生则说中山不过广州湾一海盗，质而少文，甚或目不识丁，劝力山不必前往。但力山毅然力排众议，不顾他人疑虑，独至横滨筑地121番中山寓所。

时中山方由檀香山省亲归来，亲为开门，见一不速之客，未免有所踌躇。不过审视来客，似无恶意，故也不觉惊讶。力山见状，知道中山见生人还有所顾忌，不等中山说话，便一脚踏进门去，然后谦恭有礼地说：“逸仙先生，请勿见怪，我是长沙秦力山，别号鼎彝，又号遁公，与林圭、毕永年同窗长沙时务学堂，误信康、梁保皇之说，庚子与唐才常兴师勤王，八月中与贵党同志绶卿兄领军大通，不幸失败，图说康再举。走澳门、星州，晤何穗田、邱菽园，方知为康、梁等腐儒所卖，他们拥资自肥，而陷才常等数十人为张之洞刀下之鬼。力山乃决心与保皇派绝交游，毅然东渡，先清算梁卓如帐目，以揭露彼师徒的丑行。今告一段落，特来拜见先生，愿不以愚鲁见弃，教以革命之道，以便追随先生奔走革命，以图光复中华，建立共和。”

中山先生在1899年冬送别唐才常归国宴中已听说秦力山其人，后吴禄贞大通举义失败回东京，得知秦力山走新加坡，欲劝康再举，以为秦氏为冥顽不灵的保皇死党。今见秦氏坦诚一片，言谈直爽，爱恶分明，实在是一忠勇爱国的赤忱志士。于是开门时疑虑顿

消，乃改容相请，邀力山进入客室，斟茶相待。并致歉意说：“不识是力山君专程前来，请恕疏慢之罪。”

力山：“逸仙先生为我国革命先驱，当国人全处于沉沉睡梦中，中华大地漆黑一片的时候，先生独能头脑清新，洞察国家危亡的根源，毅然高举革命的火炬，奋力唤醒有志之士，以图挽救我中华。甲午战事方休，即奋而组建兴中会，慨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己任。如此大智、大勇，实为中华人杰。此后更奋集多士，初举于羊城，继起惠州，虽先后失败，而先生志不少懈，义勇更盛，这岂是康有为、梁启超辈所可比拟，更非时人所疑佗犷无知之徒。故力山力排众疑，决心前来请益，愿能一聆先生的革命宏图及今后的计划。”

中山听了力山这些话，深感此人为实心革命之士，非徒好口辩者可比，故能专程前来，开诚心，绝保皇，愿闻革命之道，并认为力山确是他 1897 年到扶桑以来，所遇到的第一个热心革命救国的留日学生，心情不觉为之大快，便欣然说：“文自丁酉定居东土，除冯自由、郑贯一、吴禄贞等少数人有所交往外，很少与中国留学生交游。今力山君不以文芻漏，专程而来，共同切磋革命方法，探求革命道路，文甚欣喜。因文平生无它嗜好，惟革命与读书罢了，且读书也是为了革命。今力山君前来，并无世俗的客套，当文开门见一生人，正在犹豫之际，君即开门见山，自报姓名，并即告以与康、梁绝交游，衷心向往革命的前因后果。如此坦诚，如此坚决，在今日中国青年中实不易多得。像力山君这样的有志之士，实为文梦寐以求的同志与战友。

稍停，中山便开其如闸之唇舌说：“承问及文的革命主张，今谨以文所倡主义奉告：‘君当知西方之所以先进，由于其民族革命远在公元 1453 年前，各国起而推翻西罗马帝国的统治，民族主义大兴，欧洲各民族国家得以独立自主，从而得以摆脱西罗马帝国的桎梏。但各国君主独立自主后，实行专制，残酷压迫人民，于是各国宪政运动勃兴，大反君主独裁专制。不久，各国有的成为民主共和国，有的成为君主立宪国。于是，各国人民思想自由，科学文化

日趋倡明，工商日加发达，社会物质财富益加丰富，人民生活日较富裕，这些都是民族革命、民权革命的后果。但是，近来欧美各国工人罢工、游行蜂起，社会动乱多有，社会革命迫在目前，这乃欧美各国进行民族革命、民权革命之后，社会财富虽然大大增加了，但由于分配的不合理，资本家厂主愈来愈富，而工人却愈来愈趋贫穷，广大贫苦劳工自然要起来罢工、游行，恐终难免进行暴力革命，以消灭社会的不平。”

中山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下又说：“所以文遍游欧美以后，深深感到：我们今后欲救亡图存，绝不能鼠目寸光，必须有长远打算，不仅要进行民族革命，民权革命，还要进行社会民生革命，这就是我最近提倡的三民主义。”

“我国自从建虏入关以来，我汉族、炎黄子孙，遂被视为第三等公民，满人、旗人居首，蒙古次之，他们是统治者，他们可以任意圈占汉人田地，他们不劳动，他们可以任意鞭打、杀戮我汉人，他们占尽一切重臣、大宦职位，我广大炎黄子孙，只有作奴隶、作牛马、缴捐、纳税，为旗人耕种、服劳役的义务，没有半点公民的权利。而“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更是满人屠杀我汉人的滔天罪行，如此种种的残酷压迫，我汉族同胞忍辱含垢，苦苦承受二百四十余年，我炎黄子孙岂甘长此忍受下去？不，我们决不能再忍受！我们谈革命，我们谈救国，首先就要革满清统治者的命，消灭我们国内各民族的不平等，争取我汉人的自由平等权利。”

“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列强帝国主义不断入侵我国，或用经济掠夺，或用政治讹诈，或用军事进攻，不一而足，以致我国土日蹙，经济日困，政治日腐，英、法虎视南方，沙俄强占我东北，日、德觊觎于山东、福建，而清廷但知割地赔款，以有尽的疆土宝库，填强敌无穷的欲壑，以求取悦敌人于一时。

“故我等今日谈救国，必须先推翻腐朽的满族统治，进行民族革命，消灭民族间的不平等，以振兴我中华，置国家于富强；进而反对外来列强的侵略，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收回我国的领土主